

# 纪念：一位“越洋使者”的黄昏颂

## 追记梅州侨乡月报原主编饶淦中先生(上)



2023年1月5日，农历壬寅年岁末，病魔的突袭令梅州资深新闻工作者饶淦中先生溘然长逝。噩耗传来，令海内外侨界人士颇感意外，其实连逝者本人也是始料未及。虽然近年疫情纷扰，饶先生已躯体渐衰，但精神矍铄的他仍在忙于手头的文化交流工作，像一头力耕的老牛散播着晚霞下的光和热，而今来不及留下遗言就猝然乘风归去，在侨界、文化界的友人和读者

中留下一串难以释怀的叹息和怀念。虽说人生如白驹过隙，但只要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人士，总会被后世铭记，饶先生曾经主编《梅州侨乡月报》近百期，奠定作为“跨国资深主编”的业绩，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更令人敬佩的是他退休后从事中国与海外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留下的汗水和足迹，无愧其自称“越洋使者”的别号。

饶先生是于 1985

年入职梅州日报社旗下嘉应乡情报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嘉应乡情报是一份侨刊，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报纸改刊为杂志，嗣后十多年间，由饶先生司职主编，负责杂志编务和出版资金筹措，传播梅州的乡音侨情和客家文化，一纸发行海内外。其时笔者刚入职梅州日报社，与饶先生交集并不多，印象中，先生眼睛高度近视，戴着厚厚的眼镜，个子高而身材干瘦，凡出门常年必骑着一辆老式的自行车，车前兜着一堆杂志，晃悠悠地外出采访或联系业务，给人一副传统老学究的形象。因此，我们这些晚辈见到他打招呼，总是尊称他“饶生”——“生”者，“先生”之意也！可他总是很客气

地回复招呼，也尊称对方先生，温厚和平的性格以此可见一斑。

直到2007年饶先生退休为止，我对他的印象仅停留于此。后来在与他的交往过程中了解到，饶先生祖籍大埔县西河镇，1947年初出生于梅城，父亲是经营药铺的商人，母亲则是潮汕籍人氏。由于青少年时期遇到特殊年代，在中学毕业后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曾经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在梅县西阳镇莆田村和水车镇茶山村搞社教和支教工作，后辗转到梅县东山中学校校友会担任秘书工作，由于写作能力不错，1985年获负责嘉应乡情报编务的蓝凤翔先生等赏识，遂调入嘉应乡情报，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从此与这份侨刊结下终生之缘。

2007年，从主编岗位上退休的饶先生本来是到了享清福的年龄，但他选择和很多人不同的退休生活，退而不休，通过工作中结识的人脉和认同，过上了“越洋使者”生涯。他的业余工作主要是帮助印尼华社侨界编辑华文会刊，当时的印尼华社因华文解禁不久，

具备写作华文能力的人奇缺，能够在中国和印尼之间承担文化交流使者的民间人士更是少之又少。为此，不论是为华社撰稿、撰联，还是编辑会刊，为华文报纸撰稿，饶淦中的帮忙均是雪中送炭，他的热情和勤勉也受到印尼华社特别是客属社团的欢迎和赞誉。2011年，饶先生主编了一部《楷范垂芬耀千秋——纪念张榕轩先贤逝世100周年纪念文集》，并送了一本给笔者，里面内容的丰富和重要性令我大吃一惊。据此我认为，印尼虽然封禁华文很长一段时间，华文教育一度出现断层，但是印尼华社民间一定保存了不少梅州先贤的著作及有关华社历史文献，建议他在海外借助外访的便利和人脉关系，进行抢救搜寻挖掘，既可接续历史断层，又能丰富所编会刊内容，对于推进侨史

研究和桑梓文化保存很有意义，饶先生对此建议深以为然。此后10多年他奔走于梅州印尼两地，偶尔涉足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在推进文化交流活动之余，致力于华侨文献和梅州先贤文献的搜集工作。笔者与饶先生的

